

命运如花，忧思天涯

——茨维塔耶娃抒情诗《花楸树》文本分析

刘淼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 150025)

提 要: 俄罗斯 20 世纪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花楸树》一诗, 表达了诗人旅居国外对自己和祖国命运的忧虑和担忧。本文采用俄国诗学理论家加斯帕罗夫的诗歌文本分析方法, 分别从语音、修辞、思想形象等方面对该诗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阐释。

关键词: 茨维塔耶娃; 《花楸树》; 加斯帕罗夫; 文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 I512.072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俄罗斯 20 世纪著名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 1892—1941) 生于莫斯科名门, 父亲是莫斯科大学教授, 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奠基人, 母亲是位造诣颇深的钢琴家。诗人 5 岁起就随母亲学钢琴, 直至母亲逝世。母亲逝世之后, 她义无反顾地抛弃了成为一名音乐家的目标, 开始了她心仪的方向——写诗。《花楸树》是她 1934 年侨居国外期间创作的一首抒情短诗。该诗虽然短小, 仅由 8 个词、12 行组成, 但其音韵和谐、节奏明朗, 主题鲜明、含义深刻, 是一篇非常耐人寻味的抒情诗。本文将运用俄罗斯著名诗学理论家加斯帕罗夫 (М.Л.Гаспаров 1935—2005) 低、中、高三个层面的诗歌文本分析方法, 对该诗中语音、修辞、思想形象三个方面进行尝试性分析。通过这首短诗, 一窥女诗人创作的奥秘, 揭示茨维塔耶娃在侨居西欧之时的情思。

2 诗歌的语音

节奏是诗歌的灵魂, 而语音是诗歌节奏的唯一载体, 因此分析诗歌, 需从语音入手。加斯帕罗夫在《俄罗斯诗歌: 分析, 阐释, 描述》(О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Анализы.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2001) 一书中提出: “诗歌分析的第三层, 即最底层为语音和音响, 首先是诗歌现象: 诗律、节奏、韵脚、诗行; 第二是诗歌的语音音响特性, 辅音重复和元音重复。” (Гаспаров 2001: 14)

茨维塔耶娃这首诗采用的是混合诗律。在 12 个诗行中, 每三个诗行组成一个小诗节。每个小诗节的前两句用抑扬抑诗步 (амфибрахические стопы) 写成, 而最后一句则是以扬抑抑诗步 (дактилические стопы) 写成, 形成一种包围环绕型的混合诗律。而在韵脚上, 本诗采用的是自由式韵脚。试看:

Ряби́ну

Руби́ли
Зо́рькою.
Ряби́на —
Судьби́на
Го́рькая
Ряби́на —
Се́дыми
Спу́сками...
Ряби́на!
Судьби́на
Ру́сская.
1934

试译如下：

花楸树
霞光中
被砍伐

花楸树
的命运
凄苦啊

花楸树
像花白
的斜坡

花楸树
俄罗斯
的命数

该诗富有节奏感。这首诗歌的节奏性最主要体现在其音节数量上。每个诗行从音节上看都只有三个音节，这表现在语音上就是等时性，即每句诗歌读起来所花费的时间几乎相同，从而增强了其节奏性。正如我国学者张冰所说，“诗之所以为诗不在于它是否押韵、分不分行，而是在于特定文本中，是否是节奏居主导要素地位……诗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系统，是一个格式塔，决定系统是否为诗，是看节奏在其中是否居于主导要素。”（张冰 2000：7）

在其语音音响特性上，本诗采用了辅音重复（аллитерации）和元音重复（ассонансы）。诗中有7个词的重音都在元音“И”之上（*рябина, рубить, судьбина*），使用了元音重复（ассонансы）手法，诗歌中的辅音“Р”也是反复出现（*рябину рубили зорькою*）使用了诗歌技巧中的辅音重复（аллитерация）的方法，使人联想到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从而使得诗歌更富有节奏感和意境。

除此之外，*Судьбина*原型为*судьба*，是民间诗歌体的用法，茨维塔耶娃在这里运用的是民间诗歌体语言，即以获得-ин-这一词缀，从而让这一词缀与*рябина*连接起来。我们再进一步可以想到作者本人的名字*Марина*中恰好也有一个-ин-词缀。由此*Рябина-Судьбина-Марина*便处在同一联想线上，这首抒情小诗的主题也凸显了出来。诗人正是想通过花楸树来说明自己的命运。

该诗创作于1934年，自1922年获准远赴布拉格寻找丈夫到1939年，茨维塔耶娃一直

侨居在西欧，1926年夫妇俩来到巴黎，受到巴黎侨民文学界的欢迎。但随后，茨维塔耶娃就感到不甚自在，萌生归意，并在创作中表达了对马雅可夫斯基等苏联国内名流的好感。侨居巴黎期间，茨维塔耶娃物质上拮据，并迅速发现自己处在时代、祖国和人民之外，在侨民圈子里也显得另类而孤独。30年代是茨维塔耶娃的散文创作高峰，诗歌创作稍少些。此时的诗歌依然带有浓厚的茨维塔耶娃独特风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于祖国的思乡之情更加突出。俄语中祖国（Родина）一词也恰好带有-ин-词缀，Рябина-Судьбина-Родина也处在同一联想线上，从而突出本诗的第二个主题，即对俄罗斯人民命运的担忧。

3 诗歌的修辞

修辞在加斯帕罗夫的诗歌理论中，属于第二层面，也就是中层分析。加斯帕罗夫认为：“修辞分析也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词汇修辞，也就是说单独观察词汇（而首先，词汇的转义就是辞格）；其二是句法修辞，也就是说，在其组合与位置中观察词汇。”（Гаспаров 2001: 14）我们分别来看词汇修辞和句法修辞。

3.1 诗歌的词汇修辞

本诗由12个诗行组成，仅有12个词汇。1个动词，3个形容词，8个名词（其中，4个是Рябина，2个是Судьбина）。诗歌中仅有的一个动词Рубить表达出了一种强大的、积极的破坏性行为，并且是诗歌中几种命运的终结者。Рубить是花楸的死亡过程，这个全诗中唯一的动词在诗中也充当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奠定了全诗的悲剧情调，这种情调在名词Судьбина的两次重复和形容词Горький的修饰下显得更为突出。我国学者荣洁在其专著《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研究》一书中说道：“茨维塔耶娃是主题诗人，她写爱情主题、死亡主题、诗人主题、离别主题、孤独主题、莫斯科主题、梦的主题等。”（荣洁 2005: 13）而这首小抒情诗写的乃是命运的主题，同时连接着死亡的主题。

这一主题的显现来源于诗歌中Рябина一词。茨维塔耶娃在白银时代及20-30年代俄罗斯诗人中一直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她的诗歌极力表达现实感受与思想，罕有使用象征主义手法。但是，罕有并不代表从不，Рябина这一形象便是茨维塔耶娃最为钟爱的象征形象，在其诗歌生涯中扮演者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难发现，诗歌中的所有的词汇都可以归为三组：1）树木：рябина；2）人：рябина, рубить, судьбина, горький, седой, русский；3）自然：зорька, спуски。花楸树（рябина）一词，既处在树木一组中，又处在人这一组中。而贯通其中的缘由在于Горький一词，第二个诗行中的“花楸”可以与表示喜怒哀乐、苦痛等情感词汇连用，可见这暗指抒情主人公的命运悲苦。这正好印证了这首诗歌中“花楸”的象征意义——象征着作者本人的命运。比如其在1916年创作的一首诗歌中就出现了花楸树的形象：

花楸树的果实红似火，
落叶的时候也是我出生的时刻。
直到现在我还想咬一口
那红艳艳的花楸果。

《花楸树》这首诗中的另一词Зорька的使用同样饱含深意，Зорька就是Зоря霞光之意，那么为何要在霞光中砍伐花楸树呢？其实，“霞光”这一意象，早在20年代茨维塔耶娃的一首诗歌《我知道，我将死在霞光中！》中就已有所体现，试看：

我知道，我将死在霞光中！早霞或晚霞，
与其中之一同时死，——无法预先决定！
唉，多么希望，让生命的火炬能熄灭两次！
在晚霞中熄灭，很快呀，又在早霞中熄灭！
1920.12 莫斯科（汪剑钊译 2003: 169）

而从《花楸树》这首诗中我们则可以看出，在霞光中被砍伐的，死去的不仅是花楸，也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命运。在霞光中死去是借诗人之口，以死亡之诗，表达死亡之思。本诗第三节使用了隐喻(метафора)的修辞手法。诗歌中，诗人用花楸树被砍伐而凋落满地的叶子，比喻人生的下半辈子，意喻命运与人生的艰难。而整首诗歌简洁精炼，信息不全，给人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这也是本诗的一大修辞手法。

从奥热果夫(Ожегов)词典可以知道，诗歌中Зорька, Судьбина, Рябина都是俄罗斯民间诗歌语言，而这三个词汇在诗歌中占有7个位置(全诗总共才12词)，使得整首诗歌风格偏向于俄罗斯民间诗歌，显得古朴而又凝重，跳跃而又富含节奏。

3.2 诗歌的句法修辞

整首诗歌短小精悍，从句法上来看，全诗仅有5个句子。其中第一句Рябину Рубили Зорькою使用的是个不定人称句式，这个句式强调动作主体本身并不是那么的重要(谁砍伐的)，重要的却是花楸树被砍伐这一事实，并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此处。由此看来，这一诗行并非字面所理解的那样，而且具有比原意深得多的内涵。而句中的动词рубить在语音上与杀死(убить)一词相近，从而加强了读者对于抒情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认识，让人将其与杀人者的命运、被砍伐的花楸树的命运以及水深火热的生活联想起来。第二句Рябина — Судьбина Горькая是一个无系词双部句，使用破折号连接两个成分。无系词双部句的特殊性就在于能将两个毫无关联的一格名词联系在一起，指明其关系。由此Рябина 与 Судьбина两词便联系在一起，而 Судьбина还带有一格形容词修饰Горькая。第三个句子是个省略成分的不完全句Рябина — Седыми Спусками。整首诗歌中只有三个谓项Рубили, Судьбина Горькая, Судьбина Русская，而这一句中是谓项缺失。句中省略成分意在压缩语言，凸显其核心内容及其核心元素，还有作者的兴奋点。第三个诗节省略的真正意图就是凸显Седыми Спусками这一词组，седой一词可以让人立刻联想到上了年纪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就是人生的下半个阶段；而Седыми Спусками这一词组除了能够让人联想到诗人家乡莫斯科郊外小丘纵横交错的山坡之外，还可以联想到年龄层面的意义。人生的下半辈子要比上半辈子过得更加沉重与困难(比如俄语中的风烛残年：на склоне лет/дней)。这个描述让读者把被砍伐的花楸树倾倒一地的落叶，与那风烛残年油尽灯枯的日子联想起来，增强了全诗的凄凉气氛。诗歌的最后一个诗节则是一个称名句，是情感描述。

全诗的另一句法修辞手段是句首重复(анафора)。全诗中分为四个诗节，每个诗节三句话，都是以Рябина一词开头。这就是俄语诗歌中的一种常见的句法修辞手段。Рябина一词的四次重复，一次次都在加深主题，第一诗行中是花楸树的死亡；第二次重复是表达人的艰难命运；第三次表达的是生活与具体个人的命运；第四次表达的则是整个俄罗斯的命运。

4 思想形象

俄罗斯著名学者波捷勃尼亚认为：“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诗歌也一样。”(波捷勃尼亚 1989: 1)波捷勃尼亚这种“艺术就是用形象来思维的”的理论深得象征主义者们的认同，在象征主义理论家之间广受欢迎。而形式主义学者什克洛夫斯基则认为：“诗歌流派的全部工作在于，积累和阐明语言材料，包括与其说是形象的创造，不如说是形象的配置、加工的新方法……形象是现成的，而在诗歌中，对形象的回忆要多于用形象来思维。”(什克洛夫斯基 1989: 2)尽管两者的争论在于艺术到底是不是用形象来思维的，但毫无疑问，两者都承认形象在艺术(诗歌)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在加斯帕罗夫的视域下，诗歌的思想形象是诗歌分析的最高层次，即第一层。他指出，“思想形象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思想与情感；第二是形象与母题。”(Гаспаров 2001: 14)

全诗最主要的思想感情是表达作家旅居国外对自己命运以及祖国命运的深深忧虑。用两个字来表达的话，即为忧与思：忧自己与俄罗斯人的命运，思乡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对

过去的回忆与追思即是对现在生活的否定与不满。30年代诗人居住在巴黎，这一时期是诗人的散文创作高峰。诗人在其一篇名为《中国人》的文章中就表达出了这种否定与不满。文中茨维塔耶娃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喜欢所有的外邦人？不加选择的喜欢？通过与中国女人的一件小事情，茨维塔耶娃道出了实情：“不是‘生活得不好’，而是不好的生活随时都可能降临。”（茨维塔耶娃 2005：359）诗人旅居国外，和所有侨民一样都处在这种灾难降临的忧虑与恐惧中，而把他们当成外邦人的巴黎人在灾难来临时，绝不会伸出援手，甚至还不如这些肤色各异的外邦人。危机感像草原狼一样如影随形，他们永远地失去了那种在祖国的脚踏实地的感觉。而这种危机感更加深了他们对于故土家园的相思之情，这便是“思”这一思想情感。如果说1922年茨维塔耶娃为对丈夫那份无法割舍的爱，带着女儿远赴布拉格算是“尚言离别是寻常”的话，旅居12年之后的1934年，俄罗斯与她钟爱的莫斯科就是“谁知咏罢河梁后，刻骨相思始自伤”。同样是在《中国人》这篇文章中，茨维塔耶娃毫不掩饰这种情感：“谁也破坏不了‘生在莫斯科’这一事实，这是我的立足之点，甚至就像是我现在这样，离他十分遥远又不被允许回国，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茨维塔耶娃 2003：304）

从形象上看，全诗最为突出的形象即为Рябина——花楸树的形象。而花楸树是俄罗斯文化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茨维塔耶娃诗歌中，所有的树木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植物概念，也不是描写景物。而是宇宙树的变形，是诗人神话意识中“天—地—冥界”垂直体系的中心，是大宇宙与小宇宙的中心……（荣洁 2005：269）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便是花楸树。

花楸树，对于俄罗斯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在俄罗斯却是随处可见，人尽皆知。俄罗斯人们常说：“Рябина живет с нами отрождения до старости, тоскует, радуется и поёт. 花楸树同我们永远在一起，忧我们之所忧，乐我们之所乐，唱我们之所唱。”（吴国华 1998：63）在这里，花楸树是祖国的象征，象征着他们居住的故土家园。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中花楸树也同样是祖国和大自然的化身。在诗体小说中的奥涅金的旅行篇章里，诗人这样写道：“如今我需要另一些景物：/我喜欢山坡上那片浅沙，/门舍前面的两棵花楸，/花园的小门，衰败的篱笆……”（普希金 1996：268）

花楸树还象征着爱情婚姻长久与家庭幸福。李声权在《漫谈花楸树的误译》一文中曾说道：“在古代俄罗斯，花楸树是家庭幸福的象征，是姑娘和爱情的象征。”（李声权 2011：85）

花楸树的另外一种象征意义便是命运与死亡。俄罗斯著名诗人巴尔蒙特（К. Д. Бальмонт）在诗歌《斯拉夫之树》（“Славянское дерево”）中将花楸树、白桦树、橡树等等称为斯拉夫之树，诗中写道：На кладбище горькой зажжётся рябиной。（苦花楸树在墓地一片火红。）花楸树和象征着死亡的坟墓放在一起，并用苦涩、痛苦来修饰。这并不是偶然的。茨维塔耶娃在其早期诗句中曾这样写道：“Лес — моя колыбель, и могила — лес.”（森林是我的摇篮，我的坟墓是森林）（荣洁 2005：274—275）而花楸树系落叶乔木，果近球形，红色，味道苦。花楸树在俄罗斯无处不在，加上其苦涩的味道使人品味到人生酸苦，从而让它成为诗人们表达生命的最佳事物，花楸树从此与生命、命运连接在了一起。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在其组诗《树》中，有这样一句：“Вяз — яростный Авессалом, На пытке вздыбленная, Сосна — ты, уст моих писалом: Горечь рябиновая.”（М. Цветаева 1994：143）（榆树——愤怒的押沙龙，磨难后愈发挺拔的苍松，是你，在我口中吟出的圣诗：花楸树的苦涩。）

由此可见，在俄罗斯的文化中，花楸树至少有以下象征意义：一是象征祖国、家园；二是象征男女爱情婚姻以及家庭幸福；第三则是关于命运、苦痛与死亡的含义。毫无疑问，在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花楸树的象征意义既包含了祖国家乡的意义，更有命运与死亡的气味

含混其中，其象征意义随着诗歌韵律而转换，逐步深化。

本诗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整首诗歌中仅有 12 个词汇，而рябина出现了 4 次，把花楸、抒情主人公、作者、祖国（俄罗斯）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表达了作者在异国他乡对于自己命运以及俄罗斯人民命运的深深担忧与不安。在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树的死亡与人的死亡常常被联想在一起。花楸树永远地进入了她的诗歌成为其一大标志，它已成为命运的象征，也象征着尝试创作与离去忘却的过渡与苦痛。

5 结束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茨维塔耶娃诗歌技艺的高超。本诗写于茨维塔耶娃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其成就最高的成熟阶段。诗歌中仅用了 12 个词汇，以辅音重复等语音技巧，民间诗歌语言、句首重复等修辞手段，寥寥几笔就描绘出了诗人内心的忧思图景。表达出了诗人对于自身命运以及俄罗斯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正是命运如花，忧思天涯！

参考文献

- [1]Гаспаров М. О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Анализы.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збука, 2001.
- [2]Цветаева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7 томах//том 2[M]. М.,1994.
- [3]茨维塔耶娃. 茨维塔耶娃文集（诗歌卷） [M]. 汪剑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 [4]茨维塔耶娃. 茨维塔耶娃文集（回忆录） [M]. 董晓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 [5]李声权. 漫谈花楸树的误译[J]. 东方翻译，2011(5).
- [6]什克洛夫斯基等.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 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 [7]普希金. 叶甫根尼·奥涅金[M]. 丁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 [8]荣 洁. 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研究[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9]吴国华. 俄语与俄罗斯文化[M].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
- [10]张 冰. 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The Lonely Fate is Like the Flower, the Homesickness Lingers in Heart — Text Analysis of *The Sorbus Aucuparia* by Marina Tsvetaeva

Liu Miao-we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Marina Ivanovna Tsvetaeva, a famous Russian poetess of the 20th century, expressed her concern for her own destiny and the destiny of her motherland in the poem *The Sorbus Aucuparia*. Based on the poem textual analysis method proposed by Michael Gasparov, a Russian poetics theoris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ounds the lyric po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nunciation, figure of speech, ideological image and so on.

Key words: Marina Ivanovna Tsvetaeva; lyric poetry; *The Sorbus Aucuparia*; Michael Gasparov; textual

analysis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形式主义诗学视野下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研究》(13BWW036)的阶段性成果，起迄时间：2013—2016。

作者简介：刘淼文(1991-)，福建龙岩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2016-11-21

【责任编辑：刘 锟】